

墨西哥开始接种中国科兴新冠疫苗

新华社墨西哥埃卡特佩克 2 月 22 日电 (记者 吴昊 朱雨博) 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埃卡特佩克市 22 日起开始接种中国科兴新冠疫苗。

首批接种人群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当天上午,数千名老人在家人朋友陪伴下来到该市美洲文体中心外排起长队,等待疫苗接种。

74 岁的卡门·桑蒂连是当天首名接种者。凌晨 5 时许,她在亲人陪伴下乘坐轮椅来到现场。组织方考虑她行动不便,便将她接种顺序提前至首位。桑蒂连表示已厌倦长期居家隔离生活,希望接种疫苗后能结束当前生活状态,一切都好起来。

“这对埃卡特佩克是重要一天。”埃卡特佩克市长费尔南多·比尔奇斯当天告诉记者。他表示,该市是墨西哥人口密度最大城市之一,当地医疗资源匮乏、新冠病亡率偏高,当地政府正优先考虑为弱势群体接种疫苗。他说,中国抗疫经验丰富,推动双边抗疫合作与经验交流可拯救更多生命。

中国驻墨西哥大使祝青桥当天就中墨疫苗合作在墨西哥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墨两国疫苗合作取得重要进展,标志着中墨抗疫合作进入新阶段。相信中国疫苗将为墨方构建免疫防线发挥积极作用,助力墨西哥人民早日战胜疫情。

本月 10 日,墨西哥政府宣布批准紧急使用两款中国研发的新冠疫苗,分别是中国军事医学研究院和康希诺公司联合研发的腺病毒载体疫苗以及中国科兴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首批科兴新冠疫苗 20 日上午运抵首都墨西哥城国际机场,随后墨西哥政府宣布将这批疫苗配送至埃卡特佩克市。

重庆返岗复工农民工达 260 余万人 返岗率逾六成

新华社重庆 2 月 23 日电 (记者 黄兴) 记者从重庆市人社局获悉,目前重庆农民工正陆续返岗复工,截至 22 日已有 260 余万农民工返岗复工,返岗率超六成。其中市外就业的农民工,已有 76 万人返岗,返岗率达 63%;市内就业的农民工,已有 187 万人返岗,返岗率达 61%。

重庆市人社局农民工处处长叶盛平表示,今年回渝过年的市外就业农民工有 136 万人,明显低于去年,回

乡时间也明显早于去年。因此,节后返岗复工相较往年也明显提早,自大年初三左右就陆续开始返岗。据悉,在重庆市外有工作或工作意愿的农民工近 120 万人,截至 22 日已有 76 万人返岗;自市内返乡过年的农民工达 305 万人,返岗已达 187 万人。

叶盛平介绍,重庆多地提前与广东、浙江等务工输入省市对接,通过组织专列、专车等,广泛开展“点对点、一站式”返岗服务,助力农民工实现“家门、车门、

厂门”一体化返岗。一些区县还广泛设立临时服务站帮助农民工返岗复工。

此外,根据摸排情况,春节后重庆约有 16 万名原本在市外就业的农民工选择就近就业。重庆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这些留渝就业的农民工群体,重庆人社部门将组织开展“春风行动”等各类招聘活动,为农民工送去合适岗位,确保留在家乡的农民工能安心就业。

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举行地震十周年悼念仪式

新华社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 2 月 22 日电 (记者 郭磊 李惠子) 新西兰第二大城市克赖斯特彻奇 22 日举行国家悼念仪式,缅怀 2011 年地震遇难者。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新西兰总督雷迪以及克赖斯特彻奇市长、多名内阁部长、主要党派领袖与当地数千民众参加悼念仪式。中国驻克赖斯特彻奇总领事汪志坚出席并

向遇难者敬献花圈。

克赖斯特彻奇市中心的雅芳河畔地震纪念馆前,地震遇难者的名字由不同族裔的人宣读。几名华人学生代表宣读了遇难中国留学生名单。人们在雅芳河畔投下鲜花。一些遇难者家属互相拥抱落泪,缅怀地震中失去的亲人。

阿德恩向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并敬献花圈。她说,地震和余震对这

座城市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十年后,仍有人活在地震的阴影下”。但她同时表示,展望未来 10 年,“我看到了希望、力量和乐观”。

2011 年 2 月 22 日,克赖斯特彻奇发生 6.3 级地震,造成 185 人罹难,其中包括 24 名中国同胞。此外,地震还造成 1200 多栋商业建筑被毁,许多民宅受到不同程度损坏。

(接上期)

“军帽女”拿手背抹一下眼睛。

我见她一只帽耳朵支棱起来了,就帮她抚平、扣好,说:“难怪你戴顶军帽子,真像一个军人哪!保护留守女童的女兵。”

她忍不住笑出了声:“哪是啊,姐!这帽子是前些天在沟里拾到的,老乡们吓唬我,说是死人的棉帽子,我说,管它是人是鬼的,戴我头上就是我的,暖和不冻头都中!”

我的头皮直发紧,冷风钻进毛线帽子里,挨个去薅我头发。我用手捂了捂,风又来舔我手背。我懊恼地说:“忘记戴手套了。”

一扭头,见旁边棉垄一姐儿们,裸着双手拾棉花。

我咻咻咻过去,说:“啊,你也忘记戴手套啊!”

她在口罩下粗声大气地说:“有手套也不能戴。”

突然一下想起来,四场八连的那位大姐说过,有雪有霜的时候,最好不要戴着厚手套拾棉花,手套容易湿,手指更容易患风湿。她夸我说:“你这妹子,比俺这老花工还懂哩。”

确认她的确比我年长后,我谦虚地说:“大姐,我这是鸚鵡学舌——现学现卖。”

寒气是群小怪物,从地皮上直朝我大衣筒子里钻,我赶紧蹲进了棉花棵,一点点挪着走,活像舞台上的武大郎。

终于靠近大姐了,见她披了件花布单,看得出是块包袱皮,绿叶红花很惹眼。我听见她勾头笑,那笑声挤在喉咙里很古怪,背上的红色月季花一颤一颤想绽开。

我说:“大姐是在笑话我,我这人赖毛病多,怕热又怕冷,啥活儿也干不动,没有一点儿用。”

她又笑了,说:“妹子你这是富贵病,不像我,天生的劳作命。”

大姐屁股底下垫着鼓囊囊的棉花包,她是坐着拾棉花,那股自在劲儿,活像坐在自家的大堂屋。她那双辨不出颜色的手,像两个铁耙子,唰唰唰,不断地将棉朵接进腰间的棉包里,腰间塞满了,她就站起来提一提、墩一墩,双腿一跨,又坐在了棉包上。棉包皮也没沾上泥,育苗时的白地膜把泥土糊得严严的,膜上的碎雪,被大姐用脚轻轻一抹就干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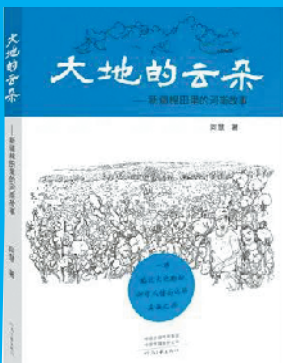
我说:“姐呀,这包里棉花带着雪,你坐在上面不凉吗?”

她翻眼看看我,说:“棉花吸水啊,棉朵上那一撮儿雪,还不够棉丝吸的哩!有点潮,不会湿。”

她凑到我耳根上说:“可压秤哩!虽说冷点儿,受点儿罪,可比那大太阳顶头晒的时候,要多挣几十块钱哩。每年在这天气里抢收棉花,老板还另加钱哩。弄好了,能多挣一

长篇纪实文学连载 大地的云朵 ——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

□阿慧



张老头票!”

她眼睛左右一扫说:“要不是这,她们能乐意下地呀!虽说这时候拾花冻手,可谁也不嫌钱烧手。我说的可对?”

我小鸡啄米似地点头说:“姐说得对!我还以为是老板撵你们下地哩,老板过称时不除水吗?”

大姐说:“不除!老板吃点儿亏也愿意。你想啊,要是一连几天天下大雪,这一地的棉花烂地里,他可真是亏大啦!要是我,能心疼死。”

我问:“大姐家有几亩地?”

她说:“别提地,提地我会眼气死。”

二十二朵花 “土地姐”刘三请

刘三请,女,五十六岁。生有一儿一女,儿子三十二岁,已婚,大学本科毕业,在西安成家立业;女儿二十八岁,已婚,职专毕业,嫁到郑州,做服装批发生意。老伴五年前病逝。

望着记录本上的文字,我说:“刘姐,你儿女都这么有出息,你不会缺俩钱花,怎么也来这儿受累呢?”

她一摆手说:“我就是个穷命头,说了你也不会信。”

“三请这名字是俺爷给起的,我前头有俩姐,大姐叫大请,二姐叫二请,轮到我就这叫三请。上小学报名时,知青老师把我名字写成了刘三顷,他说,三顷就是三百亩地,比

那个‘请’字有豪气。俺爷一看吓坏了,因为俺家是地主,正好置办过三百亩地,赶紧又改回了老名字。哎,也别说,长大后我就是喜欢庄稼地,见地亲哩很。俺四口人分了三亩地,闺女是偷生的,没有她的地。我见天儿都在地里滚,三天不下地,就肉酸、皮紧、骨头硬。到地里,抡开膀子干一通,锄草、鏊地、撒化肥,浑身舒坦得不得了。三十岁前,我没尝过药啥味儿,肚疼、头晕、发大烧,到地里干上一天活儿,啥病都跑得没影了。生俺大孩儿那天,我在地里割豆子,肚子一疼,扔下镰刀往家跑,路上遇见个赶牛人,他拍着牛屁股说,‘肚子疼,往家跑,不生闺女就生小儿。’我哪有心思搭理他,憋着一口气跑到家,呼啦一下,孩子就落地了。俺老伴活着时,没少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就是块大坷垃,你就是棵蜀黍苗,你就是根毛毛草,离开土地不能活!’”

“土地姐”刘三请,学着她老伴的动作,边说边笑边用指头点着我。

我迷蒙地看着她,脑子里一阵乱想:这世上有写书上瘾的人,比如作家;有打牌上瘾的人,比如赌徒;有喝酒上瘾的人,比如酒鬼。没想到,还有种地上瘾的人,比如这姐。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